

西  
天  
名  
著  
統  
評  
本

脂砚齋批評本

紅  
樓  
夢

下

〔清〕曹雪芹 著

〔清〕脂砚齋 批評



岳麓書社

· 四大名著批评本 ·

红  
楼  
梦

脂砚斋批评本

下

【清】曹雪芹 著  
【清】脂砚斋 批评  
王丽文 校点



岳麓书社  
· 长沙 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脂砚斋批评本·红楼梦/(清)曹雪芹著;(清)脂砚斋批评.  
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12

ISBN 978-7-80761-789-1

I. ①脂... II. ①曹... ②脂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  
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0050 号

## 四大名著批评本(全八册)

### 脂砚斋批评本·红楼梦(上、下)

作 者:(清)曹雪芹著 (清)脂砚斋批评

校 点:王丽文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封面设计:胡 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总印张:213.75

总字数:3827 千字

总印数:1—5000

ISBN 978-7-80761-789-1/I·1000

总定价:(全八册)398.00 元

承印: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(邵阳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ISBN 978-7-80761-789-1



9 787807 617891 >

定价:398.00元(全八册)



此回枕翠品茶，怡红遇劫。盖妙玉虽以清净无为自守，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，老姬只污得一杯，见而勿用，岂似玉兄日享洪福，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。故老姬眠其床，卧其席，酒屁熏其屋，却被袭人遮过，则仍用其床，其席，其屋。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，纨绔公子可不慎哉？

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，吃过门杯。因又逗趣笑道：“实告诉说罢，我的手脚子粗笨，又喝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。有木头的杯取个子来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，也无碍。”众人听了，又笑起来。凤姐儿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真要木头的？”

我就取了来。可有一句先说下：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，方使得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心下故玆道：“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，谁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时常在村庄乡绅大家也赴过席，金杯、银杯到都也见过，从来没见过有木头杯之说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。不过诨我多喝两碗。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喝点子也无妨。”为竖厕伏脉。想毕，便说：“取来再商量。”

凤姐乃命丰儿：“到前面里间屋里，书架子上，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。”丰儿听了，答应才然要去。鸳鸯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这十个杯，还小；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，到不好看。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，灌他十下子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鸳鸯果命人取来。刘姥姥一看，又惊又喜：惊的是，一连十个，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，第十个极小的，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；喜的是，雕镂奇绝，一色山水、树木、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图印。因忙说道：“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。怎么这样多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。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酒量的人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寻了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。”刘姥姥唬的忙道：“这个不敢！好姑奶奶，饶了我罢。”

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纪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“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。只吃这头一杯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还是小杯吃罢。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罢。”说的众人又笑起来。鸳鸯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。刘姥姥两手捧着喝。贾母、薛姨妈都道：“慢些，不要呛了。”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来。凤姐笑道：“姥姥要吃什么？说出名儿来，我拣了喂你。”刘姥姥道：“我知道什么名儿？样样都是好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把茄鲞拣些喂他。”凤姐儿听说，依言拣些茄鲞，送入刘姥姥口中。因笑道：“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别哄我了。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？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。我们再不哄你。”刘姥姥诧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，再喂我些。这一口细嚼嚼。”凤姐儿来，又拣了些放入口内。刘姥姥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虽有一点茄子香，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，是个什么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你把才下来的茄子，把皮削了，只要净肉，切成碎钉子，用鸡油炸了；再用鸡脯子肉，并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腐干、各色干果子，俱切成钉子，用鸡汤煨干，将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

一拌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。要吃时，拿出来，用炒的鸡爪一拌就是。”刘姥姥听了，摇头吐舌，说道：“我的佛祖，到得十来支鸡来配他。怪道这个味儿。”

一面说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。凤姐笑道：“还是不足兴，再喝一杯罢。”刘姥姥忙道：“了不得！那就醉死了。我因为爱这样范，亏他怎么作了？”鸳鸯笑道：“酒吃完了，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认得。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，如何认得木头？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，困了，枕着他睡；乏了，靠着坐；荒年间饿了，还吃他。眼睛里天天见他，耳朵里天天听他，口儿里天天讲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认得的。让我认一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，道：“你们这样人家，断没有那贱东西，那容易得的木头，你们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这杯体重，断乎不是杨木，这一定是黄松的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：“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。请示下就演罢，还是再等一会子。”贾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他们，就叫他们演罢。”那个婆子答应去了。不一时，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。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旷。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，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。复又斟上，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。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到王夫人口边。妙极。忽写宝玉如此，便是天地间母子之至情至性。献芹之民之意令人酸鼻。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暖酒来了，宝玉仍归旧坐。王夫人提了暖壶。下席来，众人皆都出了席，薛姨妈也立起身来。贾母忙命李、凤二人接过壶来：“让你姨妈坐了，大家才两便。”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，自己归坐。贾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两杯。今日着实有趣。”说着，擎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、宝钗道：“你姐妹两个也喝一杯。你妹妹虽不大会吃，也别饶他。”说着，自己已干了。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干了。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。宝玉因下席过来，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刘姥姥的样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。如今才一牛耳。”众姐妹都笑了。

须臾乐止。薛姨妈出席，笑道：“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。且出去散散再坐罢。”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，遂携了刘姥姥，至山前树下，盘桓了半晌。又说与他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这是什么花。刘姥姥一一的领会。又向贾母道：“谁知城里，不但人尊贵，连雀儿也是尊贵的。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

众人不解，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、会讲话？刘姥姥道：“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，我是认得的；那笼子里黑老鸽子，怎么又长出凤头来，也会说话呢？”众人听了，都笑将起来。

一时，只见丫环们来请用点心。贾母道：“吃了两杯酒，到也不饿。也罢，就拿了这里来。大家随便吃些罢。”丫环便去抬了两张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。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，一样是藕粉桂糖糕，一样是松穰鹅油卷；那盒内，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饺儿，贾母因问：“什么馅儿？”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。贾母听了，皱眉说：“这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？”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儿，也不喜欢，因让薛姨妈吃。薛姨妈只拣了一块糕。贾母拣了一个卷子，只尝了一尝，剩的半个，递与丫环了。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，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，笑道：“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们，也不能绞出这么个纸的来。我又爱吃，又舍不得吃。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到好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道：“家去我送你一盒子。你先趁热吃这个罢。”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点就罢了。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作的小巧不显盘堆的，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盘子。剩的，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，与文官等吃去。

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。大家哄他顽了一会。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顽的，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小儿常情，遂成千里伏线。丫环哄他取去，大姐儿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。那板儿因顽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，更觉好顽，且当球踢着顽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柚子，即今香团之属也，应与缘通；佛手者，正指迷津者也。以小儿之戏，暗透前后通部脉络，隐隐约约，毫无一丝漏泄，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？

当下贾母等吃过茶，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。妙玉忙接了进去。至院中，见花木繁盛。贾母笑道：“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。贾母道：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。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”妙玉听了，忙去烹了茶来。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。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、雕漆填金、云龙献寿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捧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说：“知道。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，又问：“是什么水？”妙玉笑回：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，便笑着递与刘姥姥，说：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姥姥便一口吃尽，笑道：

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贾母众人都笑起来。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。

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他出去。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煨滚了水，另泡一壶茶。宝玉便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偏你们吃梯己茶。”二人都笑道：“你又赶了来饗茶吃。这里并没你的。”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。妙玉忙命：“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罢。”宝玉会意，知为刘姥姥吃了，他嫌脏不要了。

又见妙玉另拿出两支杯来，一个傍边有一耳，杯上镌着“瓠犀斝”三个隶字，后有一行小真字，是“晋王恺珍玩”，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一行小字。妙玉便斟了一斝，递与宝钗。那一支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，镌着“杏犀盃”，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。仍将前番自己素日吃茶的那支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宝玉笑道：“常言‘世法平等’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个俗器了。”妙玉道：“这是俗器？不是我说句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俗语‘随乡入乡’。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，一概贬为俗器了。”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支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盃出来，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一个，你可吃的了这一海？”宝玉喜的忙道：“吃的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虽吃的了，也没这些茶遭塌。”茶下“遭塌”二字，成窑杯已不屑再要。妙玉真清洁高雅。然亦怪谲孤僻甚矣。实有此等人物，但罕耳。岂不闻：‘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。’你吃的了这一海，便成什么呢？”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

妙玉执壶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。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轻浮无比，赏赞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你这遭吃的茶，是托他两个福。独你来了，我是不给你吃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道的。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便是了。”妙玉听了，方说这话明白。黛玉因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么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。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，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。共得了那一鬼胎青的花瓮一瓮。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。今年夏天才开了，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蠲的雨水，那有这样轻浮？如何吃得？”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。吃完茶，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。

宝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脏了，白撻了，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那贫婆子罢。他卖了，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



点头说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。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。你要给他，我也不管你，只交给你，快拿了去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自然如此。你那里和他说话、授受去，越发连你也脏了。只交与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，宝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么儿来，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，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这更好了。只是你嘱咐他们：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那里，别进门来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递与贾母房中小丫头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他带去罢。”交代明白。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。回身便将门闭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子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、李纨和众丫环、婆子围随着去了。不在话下。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。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与众丫环们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他捶着腿，分付他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儿，你就叫我。”说着，也歪着睡着了。

宝玉、湘云等看着丫环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到也十分热闹。一时，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，众人也都赶着取笑。一时来至“省亲别墅”的牌坊底下，刘姥姥道：“嗳呀！这里还有个庙呢！”说着，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：“笑什么？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，我们那里像这样的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。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‘玉皇宝殿’四字？”众人笑的拍手、打脚，还要拿他取笑。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，要了两张纸，就解衣。众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个婆子，带了东北上去了。那婆子指与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

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；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；发渴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泻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厕来，酒被风禁，且年迈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得眼花头眩，辨不出路径。四顾一望，皆是树木山石，楼台房舍，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里去的了。只得认着一条石子路，慢慢的走来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门。再找了半日，忽见一带竹篱。刘姥姥心

中自忖道：“这里也有扁豆架子。”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障儿走了来。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，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浏清水流往那边去了。上面有一块白石，横架在上面。刘姥姥便度石过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。

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一房门。于是进了房门，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是笑，迎了出来。刘姥姥忙笑道：“姑娘们把我丢下来了，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。”说了，只觉那女孩儿不答。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的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幅画儿。刘姥姥自忖道：“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。点头叹了两声，一转身，方得了一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。刘姥姥掀帘进去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，玲珑剔透，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，竟越发把眼花了。找门出去，那里有门？左一架书，右一架屏，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，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。刘姥姥诧异，忙问道：“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，亏你找我来。那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？”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。刘姥姥笑道：“你好没见识面，见这园里的花好，你就没死活带了一头。”他亲家也不答。便心下忽然想起，“常听见说，大富贵人家，有一种穿衣镜。这别是我的影儿在镜子里头呢罢！”说毕，伸手一摸，再细一看，可不是？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将镜子嵌在中间。因说：“这已经拦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，可以开合。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其力巧合，便撞开消息，掩过镜子，露出门来。刘姥姥又惊又喜，迈步出来。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说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

且说众人等他不见，板儿见没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“别是掉在茅厕里了。快叫人去瞧瞧。”因命两个婆子去找，回来说没有。众人各处搜寻不见；袭人戮其道路，“是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若进了花障子，到后房门进去，虽然碰头，还有小丫头们知道；若不进花障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绕出去还好，若绕不出去，可彀他绕回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回来。

进了怡红院便叫人，谁知那几个房子里小丫头已偷空顽去了。袭人一直进了房门，转过集锦榻子，就听的鼾响如雷，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，满屋一瞧，

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慌忙赶上来，将他没死活的推醒。那刘姥姥惊醒，睁眼见了袭人，连忙爬起来道：“姑娘我失错了，并没弄脏了床帐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用手去掸。袭人恐惊动了人，被宝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摇手，不叫他说话。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些须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曾呕吐。忙悄悄的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随我出来。”刘姥姥跟了袭人，出至小丫头们房中。命他坐了，向他说道：“你就说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个盹儿。”刘姥姥答应知道。又与他两碗茶吃，方觉酒醒了。因问道：“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？这样精致。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。”袭人微微笑道：“这个么，是宝二爷的卧室。”那刘姥姥吓的不敢作声。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。见了众人，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带了他来的。众人都不理会，也就罢了。

一时，贾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摆晚饭。贾母因觉懒懒的，也不吃饭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轿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凤姐儿等去吃饭。他姊妹方复进园来。要知端的——



钗、玉名虽二个，人却一身，此幻笔也。今书至三十八回时，已过三分之一有馀。故写是回，使二人合而为一。请看黛玉逝后，宝钗之文字，便知余言不谬矣。

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，吃过饭，大家散出，都无别话。

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说：“明日一早，定要家去了。虽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，没吃过的，没听见过的，都经验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，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后，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，天天给你们烧了，念佛保

佑你们长命百岁的。就算我的心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，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，睡着说不舒服。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，在那里发烧呢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的人，不惯十分劳乏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没像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二处，坐坐就来了。昨儿因为你在这里，要叫你逛逛，一个园子到走了多半个；大姐儿因为找我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。谁知风地里吃了，就发起热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小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，生地方儿，小人儿家原不该去。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会走了，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。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，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了。”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，叫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回，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病者，在东南方得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，大吉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果然不错。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？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”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，叫两个人来。一个与贾母送祟，一个与大姐儿送祟。果见大姐儿安稳些睡着了。岂真送了就安稳哉？盖妇人心意皆如此。即不送，岂有一夜不睡之理？作者正描愚人之见耳。

凤姐儿笑道：“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，经历的多。我大姐儿，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也有事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，多有太娇嫩的。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曲。再他小人儿家，过于尊贵了，也禁不起。已后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这也有理。我想起来，他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。一则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家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比我们贫苦些。你贫苦人起个名字，只怕压的住他。”一篇愚妇无理之谈，实是世间必有之事。刘姥姥听说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不知他几时生的？”凤姐儿道：“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。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”刘姥姥忙笑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他是巧哥儿。这叫做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的法子。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，他必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是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却从这‘巧’字上来。”凤姐儿听了，自是欢喜，忙道谢。又笑道：“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叫平儿来分付道：“明儿咱们有事，恐怕不得闲儿。你这个空儿，把送这姥姥的东西打点下。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。”刘姥姥忙说：“不敢多破费了。已经遭扰了几日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也没有什么。不过是随常的东西。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去了，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，也是上城一次。”

只见平儿走来说：“姥姥过这边瞧瞧！”刘姥姥忙跟了平儿，到那边屋里。

只见堆着半炕东西。平儿一一的拿与他瞧着，说道：“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子月白纱作里子。这是两个茧绸，作袄儿、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，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你没吃过的，拿去摆碟子，请客，比你们买的强些。这两条口袋，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，如今这一个里头，装了两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难得的；这一条里头，是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。这一包是八两银子。这都是我们奶奶给你的。这两包，每包里头五十两，共是一百两。是太太给你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作个小本儿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。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。”说着，又悄悄笑道：“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，还有四块包头，一包绒线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衣裳虽是旧的，我也没大很穿过。你要弃嫌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平儿说一样，刘姥姥就念一句佛，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。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，又如此谦逊，忙念佛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？这样好东西，我还弃嫌！我便有银子，也没处去买这样的呢。只是我怪臊的：收了又不好，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休说外道话。咱们都是自己，我才这样。你放心收了罢。我还和你要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芦条儿，各样干菜带些来就是了。我们这里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些个。别的一概不要，别罔费了心。”刘姥姥千恩万谢，答应了。平儿道：“你只管睡你的去。我替你收拾妥当，就放在这里。明儿一早，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。不用你费一点心的。”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一边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辞。

因贾母欠安，众人都过来请安，出去传请大夫。一时，婆子回：“大夫来了。”老妈妈请贾母进幔子去坐。贾母道：“不用这们着，我也老了，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。我还怕他不成？不要放慢子，就这样瞧罢。”众婆子听了，便拿过一张小桌儿来，放下一个小枕头，便命人请。

一时，只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。王太医不敢走甬路，只走傍边，跟着贾珍到了台阶儿上。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，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。又见宝玉迎了出来。只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。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环，都拿着蝇帚、漱盂等物；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傍；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許多穿红着绿、戴宝簪珠的人。王太医便不敢抬头，忙上来请了安。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御医了，也便含笑问：“供奉好！”因问贾珍：“这位供奉贵姓？”贾珍等忙回：“姓王。”贾母道：“当日

太医院正堂王君效，好脉息。”王太医忙躬身低头，含笑回说：“那是晚晚生家叔祖。”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这样。也是世交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头上。老嬷嬷端着一张小机，连忙放在小桌儿前，略偏些。王太医便屈一膝坐下，歪着头诊了半日，又诊了那只手，忙欠身低头退出。贾母笑说：“劳动了。珍儿让出去好生看茶。”贾珍、贾琏等忙答了几个“是”。复领王太医出到外书房中。王太医说：“太夫人并无别症，偶感一点风凉，究竟不用吃药，不过略清淡些，暖着一点儿，就好了。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，若老人家爱吃，便按方煎一剂吃；若懒得吃，也就罢了。”说着，吃过茶，写了方子。

刚要告辞，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，笑说：“王老爷也瞧瞧我们。”王太医听说，忙起身，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，右手诊了一诊，又摸了一摸头，又叫叫伸出舌头来瞧瞧，笑道：“我说姐儿又骂我了。只是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药，我送丸药来，临睡时用姜汤研开，吃下去就是了。”说毕，作辞而去。

贾珍等拿了药方，来回明贾母原故，将药方放在桌上出去，不在话下。这里王夫人和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姊妹等，见大夫出去，方从橱后出来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

刘姥姥见无事，方上来和贾母告辞。贾母说：“闲了再来。”又命鸳鸯来好生打发刘姥姥出去，“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了。”刘姥姥道了谢，又作辞。方同鸳鸯出来。到了下房，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服，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。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。昨日叫我拿出两套儿送你带去，或是送人，或是自己家里穿罢。别见笑！这盒子里是你面的果子，这包子里是你前儿要的药：梅花点舌丹也有，紫金锭也有，活络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，总包在里头了。这是两个荷包，带着顽罢。”说着，便抽系子，掏出两个笔锭如意的金镮子来给他瞧。又笑道：“荷包拿去，这个留下给我罢。”刘姥姥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几千声佛，听鸳鸯如此说，便说道：“姑娘只管留下罢。”鸳鸯见他信以为真，仍与他装上，笑道：“哄你顽呢！我有好些呢，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。”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拿了个成窑钟子来，递与刘姥姥：“这是宝二爷给你的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，我那一世修了来的今儿这样！”说着，便接了过来。鸳鸯道：“前儿我叫你洗澡换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弃嫌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。”刘姥姥又忙道谢。鸳鸯果然又拿出两件来，与他包好。刘姥姥又要到

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、王夫人等去。鸳鸯道：“不用去了。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了，回来我替你说罢。闲了再来。”又命一个老婆子，分付他：“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，帮着姥姥拿了东西，送出去。”婆子答应了；又和刘姥姥到了凤姐儿那边，一并拿了东西，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了出去，直送刘姥姥上车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，又往贾母处问过安，回园至分路之处，宝钗便叫黛玉道：“颦儿跟我来，有一句话要问你。”黛玉便同了宝钗，来至蘅芜院中。进了屋子，宝钗便坐下，笑道：“你跪下！我要审你！”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“你瞧这宝丫头，可疯了？审问我什么？”宝钗冷笑道：“好个千金小姐！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！满嘴说的是什么？你只实说便罢。”黛玉不解，只管发笑，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，口里只说：“我何曾说什么？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了。你到说出来我听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还装憨儿！昨儿行酒令，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竟不知是那个上头的？”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来，昨儿失于检点，那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说了两句，不觉红了脸，便上来搂着宝钗，笑道：“好姐姐，原是我不知道，随口说的，你交给我，再不说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听你说的怪生的。所以请教你。”黛玉道：“好姐姐，你别说与别人，我以后再不说了。”

宝钗见他羞得满脸飞红，满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追问。因拉他坐下吃茶。款款的告诉他道：“你当我是谁，我也是个淘气的。从小七八岁上，也勾个人缠的。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，祖父手里也爱藏书。先时人口多，姊妹、弟兄都在一处，都怕看正经书。弟兄们也有爱诗的，也有爱词的，诸如这些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，无所不有。他们是偷偷的背着我们看，我们却也偷偷儿的背着他们看。后来大人知道了，打的打，骂的骂，烧的烧，才丢开了。所以，咱们女孩儿家，不认得字的倒好；男人们读书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，何况你我？就连作诗、写字等事，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，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，男人们读书明理，辅国治民，这便好了。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，读了书，倒更坏了。这是书误了他，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。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，倒没有什么大害处。你我只该做些针黹、纺绩的事才是，偏又认得了字。既认得了字，不过拣那正经的看看也罢了，最怕见了这些个杂书，移了性情，就不可救了。”一席话，说的黛玉垂头吃茶，心下暗伏，只有答应“是”的一字。

忽见素云进来说：“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



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宝二爷都在那里等着呢。”宝钗道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黛玉道：“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，果见众人都在那里。李纨见了他两个，笑道：“社还没起，就有脱滑儿的了。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，又叫他画什么园子图儿，惹得他乐得告假呢！”探春笑道：“也别要怪老太太，都是那个刘姥姥一句话。”林黛玉忙笑道：“可是呢！都是他一句话。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，直叫他是个‘母蝗虫’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大家都笑起来。

宝钗笑道：“世上的话，到了凤丫头嘴里，也就尽情了。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，不大通，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；更有颦儿这促狭嘴，他用春秋的笔法，将市俗的粗话，撮其要，删其繁，再加润色，比方出来，一句是一句。这‘母蝗虫’三字，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。亏他想的到也快。”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你这一注解，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。”

李纨道：“我请你们大家商议，给他多少日子呢？我给了他一个月，他嫌少。你们怎么说？”黛玉道：“论理，一年也不多。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，如今要画，自然也得二年的工夫呢！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笔，又要铺纸，又要着颜色，又要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众人知道他是取笑惜春，便都笑问说：“还要怎样？”黛玉也自己掌不住，笑道：“又要照着这个样儿，慢慢的画，可不得二年的工夫么。”众人听了，都拍手笑个不住。宝钗笑道：“‘又要照着这个，慢慢的画。’这落后一句最妙。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，虽然可笑，回想是没味的；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，虽是淡的，回想却有滋味，我倒笑的动不得了。”看他刘姥姥笑后复一笑，亦想不到之文也。听宝卿之评，亦千古定论。惜春道：“都是宝姐姐赞的他越发逞强，这会子拿我也取笑儿。”

黛玉忙拉他笑道：“我且问，你还是单画这园子呢？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原说只画这园子的，昨儿老太太又说，‘单画了园子，成个房样子了。’叫连人都画上，‘就像行乐似的才好。’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这个为难呢！”黛玉道：“人物还容易，你草虫上不能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又说不通的话了，这个上头那里又用的着草虫？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别的草虫不画罢了，昨儿‘母蝗虫’不画上，岂不缺典？”众人听了，又都笑起来。黛玉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快画罢，我连题跋都有了，起个名字就叫作‘携蝗大嚼图。’”众人听了，越发哄然大笑，前仰后合。只听“咕咚”一声响，不知什么倒了，急忙看时，原来